

“以道观之”与“以物观之”

——论老庄道家道性思维方式的内涵及其现代意义

许春华

(保定学院 教务处,河北 保定 071000)

摘 要:在老庄道家思想视野中,“以物观之”以道、物相互割裂为前提,是一种隔绝天地万物玄同关系、滞留于世界表相的思维方式;“以道观之”则以道、物融贯合一为基点,是一种提升到大道高度看待宇宙世界和天地万物的道性思维方式。“以道观之”思维方式从整体与部分、无限与有限、本体与表相、人性与物性四个向度超越了“以物观之”思维方式,它不仅奠定了中国哲学、美学、艺术、文学等学科领域思维方式的坚实思想基础,更将成为中华民族崛起和复兴的哲学智慧资源。

关键词:道性;物;智慧;思维方式

中图分类号:B2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6)06-0008-06

道、物关系是老庄道家哲学的思想主题之一。庄子云:“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庄子·秋水》)这申明了老庄道家看待道、物关系的思想理路和思维方式。“以物观之”顺其“自贵相贱”的思想路向,注重天地万物的差别和不同,进而以此判定和评价天地万物,这定会隔绝乃至割裂道体与天地万物之间的“玄同”关系,表现为一种滞于天地万物表相的思维方式。“以道观之”则与之相反,以天地万物的“玄同”为基础,将天地万物视为道体的承载者、体现者、呈现者,物性亦即道性,二者是统一的、相互涵摄的关系;进而提升到道体高度和层面,以超越常识的视角和尺度,俯瞰、评判天地万物乃至整个世界,表征为一种整体大全的“道性思维方式”。老庄道家哲学以这种独特的“以道观之”道性思维方式,拒斥、超越了“以物观之”思维方式,从而对“礼坏乐崩”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政治体制和文化秩序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向时人和世人昭示了其“道”式理想世界,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长河中独特的哲学智慧。

一、“以物观之”

从常识的角度看,天地万物存在着千差万别,对这些差异的认知相应会产生是非、对错、善恶、优劣、贵贱、亲疏之辨,这必然要以物形之分、物类之别为基础,这是“以物观之”思维方式的逻辑前提。庄子所言“以差观之”“以功观之”“以趣观之”均为“以物观之”的表现方式,“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以功观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知东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则功分定矣。以趣观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则

收稿日期:2016-10-24

基金项目:河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项目“庄子哲学概念疏解”(SD135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许春华(1963-),男,河北雄县人,教授,哲学博士,河北大学硕士生导师,河北省重点发展学科“中国哲学”带头人,河北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河北省中青年社科专家(五十人工程),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

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知尧桀之自然而相非，则趣操睹矣”（《庄子·秋水》）。具体说来，“以差观之”即停留于天地万物大、小之层面，“以功观之”即滞于天地万物之有、无层面，“以趣观之”即止于天地万物之是、非层面，其共同缺陷在于从差异析别的视角看待天地万物之大小、有无、是非。郭象注曰：“物皆自然，故无不然；物皆相非，故无不非。”成玄英疏曰：“然，犹是也。夫物皆自是，故无不是；物皆相非，故无不非。无不非，则天下无是矣；无不是，故天下无非矣。故以物情趣而观之，因其所是，则万物莫不是；因其所非，则万物莫不非矣。”^[197]王弼在注解《老子》中多次以“分析”“别析”为基础的“以物观之”思维方式视作与整体、大全即“以道观之”的思维方式相对立。如对“不知常，妄作，凶”（《老子》第16章）^①注曰：“失此以往，则邪入乎分，则物离其分，故曰不知常，则妄作凶也。”^[236]“常”即道体之常，“常道”融贯天地万物，“离”即陷入、遭受之义，“邪入乎分”“物离其分”指偏离“常道”，坠入世俗万物之层次。对“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第41章）注曰：“有声则有分，有分则不宫而商矣，分则不能统众，故有声者非大音也。有形则有分，有分者不温则炎，不炎则寒。故象而形者，非大象。”^[2113]“大音”“大象”喻指大道，“有声之音”“有象之形”则指堕入到分别万物之层级。对“其民缺缺”（第58章）注曰：“殊类分析，民怀争竞，故曰，其民缺缺也。”^[2152]“缺缺”指昏暗不明之貌，“殊类分析”方式与“知常曰明”恰恰相反，即偏离整体大全之道的、停留于世俗万物差别表相层面的思维方式。对第20章“沌沌兮”注曰：“无所别析，不可为名。”对与之相反的“俗人察察”注曰：“分别别析也。”^[248]“沌沌兮”为得道者、体道者之态，“察察”即世俗之人体态，从相对应的思维方式来说，“无所别析”即“以道观之”的整体思维方式，“分别别析”即“以物观之”思维方式。

“以物观之”思维方式没有看到天地万物始源于道体，依据于道体，更没有“因物之性”亦即顺应天地万物自然本性，只是停留于天地万物之表相，偏重于天地万物之间差异解析，以具象化的方式审视人与世界的关系。《庄子·则阳》指斥“或使”与“莫为”两学派即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典型体现，“或之使，莫之为，未免于物，而终以为过。或使则实，莫为则虚。有名有实，是物之居；无名无实，在物之虚。……吾观之本，其往无穷；吾求之末，其来无止。无穷无止，言之无也，与物同理；或使莫为，言之本也，与物终始。道不可有，有不可无。道之为名，所假而行。或使莫为，在物一曲，夫胡为于大方？言而足，则终日言而尽道；言而不足，则终日言而尽物”^[1916-917]。“或使”之说“滞于有”，“莫为”之论“溺于无”，二者各有所见同时又各有所蔽，成玄英疏曰：“莫，无也。使，为也。季真以无为为道，接子谓道有使物之功，各执一家，未为通论。”^[1916]“滞于有”故能见物之“实”，“溺于无”只能悟道之“虚”，二者共同之处在于其主张“与物同理”“与物终始”“未免于物”，即始终停留于世俗万物的立场上，从天地万物之现象和表相层面体察大道，而不是“求道于言意之表则足”^[1919]。可以说，“以物观之”思维方式与“以道观之”思维方式的本质差异在于如何“言而达意”：“言而足”指不会偏执于天地万物之具体表相，而是能够潜入到天地万物本性即道性之中，能够做到“终日言而尽道”；“言而不足”则指执泥于天地万物表相的思维方式，成玄英疏曰：“不足，偏滞也。苟能忘言会理，故曰言未尝言，尽合玄道也。如其执言不能契理，即乖虚通之道，故尽是滞凝之物也。”^[1919]“以物观之”其弊端即“在物一曲”“未免于物”，意指偏执于世俗万物之表相，“尽是滞凝之物”，故而必定偏离大道的运行轨道。

进一步说，“以物观之”过于强调天地万物之间的差异与对立，没有上升到大道之整体、大全、玄同的高度来看待天地万物之间的相通融贯关系，从而必然悖逆大道的自然无为法则，这在天地万物、人间世界、社会关系、人之心态等各个层面都有所体现。第一，从天地万物来看，“飘风”不能“终朝”，“骤雨”不会“终日”，以至于“天地”都不能“长久”，就在于它们没有遵守大道“希言自然”法则，天地万物有前行则有随后，有缓嘘则有急寒，有强大则会有挫败，有建构就会有坠毁，不可悖逆道体之自然法则，否则“为者败之，执者失之”（第29章）。柔弱之草木得生，强大、高耸之树木必折，“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第76章）。物极必反，否极泰来，过分追求“壮大”必定会衰败，“物壮则老，谓之不道”（第

^①本文引用《老子》版本和章数除特别注明外，均以楼宇烈著《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为准。以下只注明章数。

55章)。第二,从人间世界来看,从“物我”“小我”出发,总是试图以强势压制对方,就必然会追求盈满,这好比捶击钩针,势必摧折,“不可长保”,不懂得“功遂身退”的天道法则,即使你“金玉满堂”,也不会持守长久,富贵之极,也必定会骄纵而败。“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凌人,此类行为皆属“余食赘形”,“故有道者不处”(第24章)。第三,从社会关系来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物质贫富差异,必定会导致过分注重法令、利器、奇淫技巧的作用,以至于社会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多,“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第57章)。统治者为了维持自身腐化堕落生活方式,滥收苛捐杂税,以“有为”方式宰割、压制底层百姓,使之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第75章)。这些行为都会破坏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秩序。第四、从对人之心态和观念来说,追逐耳目、口等外在物欲,导致“物欲”之心陡增、争胜之心日盛,“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为道之圣人应拒斥这种贪欲之心,“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第12章)。王弼注曰:“为腹者以物养己,为目者以物役己。”^[228]收敛乃至泯灭这种贪欲之心,免受外在物欲之驱使,以“常足”之心面对世事,才会避灾祛祸,“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第46章)。

二、“以道观之”

“道可道,非常道”(第1章)。大道不可言说,亦不可采用常识性的认知方式,老子不得已才借用天地万物及其形态、表相来说明和阐释大道自然无为法则和为道者的行为方式,老子云:“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第45章)王弼注曰:“随物而成,不为一象,故若缺也。大盈冲足,随物而与,无所爱矜,故若冲也。随物而直,直不在一,故若屈也。大巧因自然以成器,不造为异端,故若拙也。大辩因物而言,已无所造,故若讷也。”^[2123]王弼以万物之“成”“与”“直”“器”“言”等形象来注解大道之形若“缺”“冲”“屈”“拙”“讷”,以说明大道与天地万物的融贯合一。老子还借助天地万物之属性指明修道、为道之士的体态:“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疵;善数不用筹策;善闭无关键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第27章)王弼注曰:“顺自然而行,不造不始,故物得至而无辙迹也。顺物之性,不别不析,故无瑕疵可得其门也。因物之数,不假形也。因物自然,不设不施,故不用关键绳约而不可开解也。此五者皆言不造不施,因物之性,不以形制物也。”^[2171]此章之“善”乃大道至善,即指自然无为法则。王弼以“顺自然而行”“顺物之性”“因物之数”“因物自然”来阐释修道之体态,以“因物之性”指称大道自然无为法则之普适性,可谓恰如其义。

老子以道物不可分割为前提,其思想理路是站在大道高度看待天地万物的产生、存在和发展,观照天地万物的养护和势成,强调道性与天地万物的融贯合一。在老子看来,大道“创生”出天地万物之后,并没有隐而不见,而是以“德”的方式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老子云:“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第51章)王弼注曰:“道者,物之所由也。德者,物之所得也。”^[2137]如果说“道生”“德畜”是天地万物产生和形成的本原和依据,是就整体、大全、形上而言,那么“物形”“势成”则是天地万物之为自身的势态和运行,是就具体、个别、形下而言,换言之,“道生”“德畜”予以天地万物“物形”“势成”,使其能够顺其本性自然而然地存在、发展,“朴散则为器”(第28章),“朴”即大道之真,指大道之“朴”散居于“器”即天地万物之中。

大道不仅为天地万物之本源,其自然、无为法则亦为天地万物存在之依据。老子云:“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25章)一方面,老子提出大道“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同时又将天、地、人与道合称为“四大”,揭示了天、地、人与大道的相通之处,认为天、地、人均均为大道之具体表相与呈现,王弼注曰:“道、天、地、王皆在乎无称之内,故曰域中有四大者也。”^[2164]“无称”说明道与天、地、人同处于“大”的层

次,它们共同构成了以大道为基点的整体结构。另一方面,大道将其自然无为法则融贯于天、地、人不同层面。唐人李约在其所著《道德真经新注》对“道法自然”段如此断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以“人”为全段主语,其宾语分别是“地地”“天天”“道道”“自然”。李氏进一步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言法上三大之自然理也。其义云‘法地地’,如地之无私载。‘法天天’,如天之无私覆。‘法道道’,如道之无私生而已矣。”^[270]这种注解方式强调人应该“法地”“法天”以及“法道”自身法则的观点,提出人道应该效法地道之所以为地道的法则,效法天道之所以为天道的法则,以致效法道体之法则,凸显了“人”“地”“天”“道”共同效法自然法则,突出了“人”“地”“天”与“道”的同一性与整体性。

天地万物以大道为基点,还必将复归于大道,“归根”或者“复归”是天地万物效法大道最为重要之体现:“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第16章)王弼注曰:“各返其所始也。”^[236]此处之“返”不是指空间距离之“返回”,而是指逻辑距离之“复归”。“复归其根”即天地万物归本复道,“归根曰静”指一旦心灵和精神上清静下来,天地万物就会各在其位、各适其性、各遂其生、各正其正,类似于宋儒程明道所说的“万物静观皆自得”之境界。所谓“复归”并非“实”归,而是“虚”归,是说天地万物皆向大道回归,亦即顺乎天地万物自身之本根、本性,强调天地万物必须遵守大道自然、无为法则。“归根”方式遏制了天地万物偏离“大道”的“异化”之路。

大道不仅为天地万物存在之依据,更为天地万物发展之源泉、功能之渊藪和秩序之根基。老子云:“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第4章)“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第6章)。“万物之宗”“玄牝之门”“天地之根”均喻指大道呈现方式,“冲”喻指大道是不间断的、持续的,“渊”则指大道之能量是无限的、深厚的,是天地万物源源不断动力之源泉。天地万物顺其本性自然而然,无须耗费太多能量,故曰“绵绵若存”;这种发展的巨大动力能够“用之不盈”“用之不勤”,亦即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老子云:“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埴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第11章)载物之车源于“空心”,容器之器缘于“空腔”,可居之室依于“空间”,其共同性在于“空”的存在,使其万物“有”之功能得以展示和发挥,大道通过其双重属性“无”与“有”,赋予了天地万物存在和发展之无限动力,“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第11章)。《老子》中两次提到“抱一”:“载营魄抱一”(第10章)和“抱一为天下式”(第22章),“一”即大道,“抱一”即守道,只有“抱一”即按照大道轨道运行,才能够保证天地万物正常秩序,“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其致之也,谓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废;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正,将恐蹶”(第39章)。在老子看来,“天之清”“地之宁”“谷之盈”“神之灵”“万物之生”“侯王之正”等正常存在和发展,皆为执守大道所致;反之,偏离大道运行轨道,悖逆自然无为法则,就必然导致“天裂”“地废”“神歇”“谷竭”“万物灭”“侯王蹶”等失序现象。

三、“以道观之”对“以物观之”的超越

老庄道家哲学以道物融贯合一为逻辑前提,贬抑乃至拒斥将道物二分、仅仅停滞于天地万物表相层面的思维方式,以“以道观之”道性思维方式超越了“以物观之”思维方式的有限性和局限性。

1. 整体对部分的超越

天地万物各有其大小之状、有无之象,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以物观之”思维方式的弊端就在于仅仅停留于天地万物表相,过分偏执于大小、多少、贵贱、是非、对错、善恶等价值观念,或“以差观之”或“以功观之”或“以趣观之”,结果是“无拘而志,与道大蹇”,“无一而行,与道参差”^[1584]。拘执心志,偏于物理,则不能与大道契合,也就不能站在整体、大全之高度看待世界。老庄之道是一种涵纳天地万物在其中的整体,王弼对“知常容”(第16章)注曰:“无所不包通也。”^[236]大道不会沉沦于、更不会等同于

具体事物,必定能够超拔于天地万物之上,将天、地、人视之为融贯合一的整体,此亦即老子所云“一”。何谓“一”?王弼注曰:“万物万形,其归一也。”^[2117]“一,数之始而物之极也。各是一物之生,所以为主也。物皆各得此一以成”^[2105]。“一”之“为主”即道之大全,亦即庄子所言“道通为一”,体道之士必定会执守大道,“抱一为天下式”,从大全和整体的高度看待世间万物,“以道观之”蕴涵着将天地万物乃至宇宙世界视为融贯合一的整体思维方式。

2. 无限对有限的超越

庄子云:“万物一齐,孰短孰长?道无终始,物有死生。”(《庄子·秋水》)人不能改变天地万物存在的时间长短,不能违背有限生命从生到死的必然结局,但可以改变我们观察世界的方式、理解人生的态度、升华生命的体悟,把有限生命融合于无限的不朽价值之中,融贯到追求生命永恒之中,这就是“以道观之”之无限性与“以物观之”之有限性的本质差异。老子经常用“常”“久”来指称大道,《老子》首章即提出“常道”,“常”即长久、恒久之义。王弼对“道乃久”(第16章)注曰:“穷极虚无,得道之常,则乃至于不有极也。”^[237]大道乃“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第14章)。另一方面,大道表征为一种永恒的、无限的运动,“朴散则为器”,它不断“凝聚”于天地万物之中,使天地万物都融会道性,呈现道性,同时又“复归于无物”,不断回归于大道,大道永不停歇,无始无终。王弼对老子所言“死而不亡者寿”(第33章)注曰:“身没而道犹存。”^[2184]恰恰说明了生命的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统一,是将生命有限性融合在大道无限性的最好注解。

3. 本体对表相的超越

用西方哲学术语来说,大道与天地万物可谓一种本体与表相之关系。这种本体与表相不同,天地万物有形有名、有状有体、有象有声,大道却“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第14章),其有“状”是“无状之状”,有“象”却是“无物之象”,“恍兮惚兮,惚兮恍兮”,似有非有、似无非无,亦无亦有、亦有亦无。“以物观之”停留于大道与表相的不同,而“以道观之”则融贯这种差异,大道与天地万物相互涵摄,大道为“万物之宗”(第4章)、“万物之奥”(第62章);天地万物则为大道之承载者、呈现者,上文王弼所注“因物之性”亦即“因道之性”,道性与物性是统一的。大道与天地万物并非相互割裂、不可相通的关系,而是融贯合一的,大道为“体”,表相为“用”,“体”支配“用”,“用”呈现“体”,即“体”即“用”,见“用”见“体”,“体用同源,显微无间”^{[4]582}。

4. 人性对物性的超越

“以物观之”滞留于天地万物表相,沉溺于对物欲的追逐,是对淳朴人性的贬抑和对本真之性的遮蔽。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物欲横流对人性的遮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第12章)。“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第3章)。“难得之货”“可欲之物”是人心紊乱的诱惑,对这种名利地位的追逐会导致人们内心狂热躁动,可是人们并不能生活在真空中,肯定会时刻会面临这种权力、地位、名利的诱惑,若似老子所云:“人之迷,其日固久。”(第58章)王弼注曰:“言人之迷惑失道固久矣。”^[2152]那么人性之堕落、社会秩序之混乱则在所难免。如何养成无知无欲之心,抱守淳朴本真之性,老子云:“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第3章)“虚其心”,即斩断贪欲之心和私欲之行;“实其腹”,即满足人们的基本生理需求,“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愈多”(第81章);“弱其志”,即保持心灵清静与宁静;“强其骨”,即强健自己的体魄。此四者并行不悖,则能达至“无知无欲”之境,王弼注曰:“守其真也。”^[218]另一方面则为世俗价值观念对本真心性之缠扰,“不尚贤,使民不争”(第3章),“故大道废,安有仁义。六亲不和,安有孝慈。邦家昏乱,安有正臣”(竹简本第18章)。“绝知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亡有。绝伪弃诈,民复孝慈”(竹简本第19章)。废弃大道及自然无为法则,则会使素朴本真之心性坠降为竞利逐物之心,堕落为“以物役己”之性,“奇物滋起”“盗贼多有”“六亲不和”“邦家昏乱”则属必然。值得注意的是,老子并非拒斥仁义、礼制、孝慈等人文观念,而是主张在大道观照之下

定位,摒弃各种贪欲之心和私欲之行,清除虚假的仁义道德之名和矫揉造作的虚伪道德之行,“常德乃足,复归于朴”(第28章)。“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第37章)。“朴”即本真,“无名之朴”“复归于朴”相通,指人性返朴归真之义,亦即向大道淳朴自然本性的回归。

四、结语

综上所述,“以道观之”的思想蕴涵与思想理路表征出老庄道家独有的道性思维方式,它呈现出鲜明的“中国哲学底特质”^{[5]21}。从中国哲学史发展历程的思想价值来看,它不仅凸显了老庄道家思维方式的独特形态,为魏晋时期“玄学”本体论思维方式的产生提供了宏阔的思想空间,而且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哲学、美学、艺术、文学等学科领域思维方式的坚实思想基础。在中国现代化进程逐步深入、现代性问题日趋凸显的今天,我们学习和研究老庄道家这种道性思维方式,其恒久和悠远的现实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它能够提供给我们多少具体知识,更为重要的是“它把我们引到一个智慧之境”^{[5]135}。这种哲学智慧已经完全渗透到中华民族源源不断的文化血脉源流之中,深深嵌入到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品格之内,固化为影响和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社会实践和思维活动的思想文化基因,“在形成和确定中国思维的历史河床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6]95}。这种地地道道具有“中国特色”的思维方式,必将成为支撑中华民族复兴、建构“中国模式”的宝贵思想资源。

参考文献:

- [1]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4.
- [2]楼宇烈.王弼集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3]李约.道德真经新注[C]//四部要籍注疏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85.
- [4]程灏,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4.
- [5]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6]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View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ao” and “View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ings”

——Ideological Implication and Modern Significance of Zhuangzi Taoist Way of Thinking

Xu Chunhua

(Department of Teaching Affair, Baoding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field of vision of Zhuangzi, “View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ings”, which take spirit of Tao and things as premise, is a kind of relation, which isolated from the universe, and a thinking way which stranded in the table; while “view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ao” take the integration of Tao and things as the basis points and is a kind of thinking way, which look on the universe from Tao. “View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ao” surpasses “view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ings” from the whole and the part, infinite and finite, body and appearance, human nature and physical properties. It not only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Chinese philosophy, aesthetics, art, literature, and other areas of the discipline, but also will be the philosophical wisdom resources for the rise and the renaissance of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Tao; things; wisdom; thinking way

(责任编辑 石丽娟)